

## 如果眼淚是海洋

文 | 徐詩雨

ta 站在火山「蹦」邊緣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掉下來的眼淚一顆一顆地敲擊「蹦」的岩石紋理之間，滑落的過程發出細瑣的摩擦聲。可是越哭，就製作出越多的眼淚，暗黑藍色的、「矽」的眼淚。「矽」是地球人類給予這種結構的名稱，意外地與 ta 所棲居的這個星球稱呼自己的方式幾乎雷同，ta 們叫自己「吸息」。「吸息」是 ta 們，也是 ta 所棲居的這個星球。

ta 還不知道地球人類為什麼要來「吸息」，這個行動已經持續了好一陣子，只知道越來越多的「吸息」被飛船帶走，其中有一些 ta 所親近的，那些曾以人皮之衣著裝登陸地球的先遣隊們。地球與人類曾經是 ta 童年的想望，ta 會糾纏養育 ta 的「吸息」，帶著 ta 去聆聽先遣隊們講述收集到的，關於地球與人類的知識。先遣隊們所帶回來的知識，銘刻在先遣隊的身上。所以當先遣隊消失，不只是「吸息」不見，那些關於地球的知識也無法繼續流傳了。

想到這裡，ta 又忍不住嗚咽了起來，細碎的簌簌聲再度響起。養育 ta 的「吸息」曾說，「你是個愛哭的孩子，『吸息』要被你的眼淚掩埋了。」「你的眼淚啊，就像是火山『蹦』再一次噴發那麼厲害呢！」養育 ta 的「吸息」這麼形容道，因為養育 ta 的「吸息」曾經見證過「蹦」的噴發。ta 愛哭，是因為 ta 很常聽不懂其他「吸息」在說什麼。ta 越想加入對話，就越是聽不懂，然後就哭了。

「吸息」的個體沒有名字，只有那些極為重要的事與物，像是火山『蹦』，才擁有名字。這也是 ta 如此羨慕地球與人類的的原因之一，地球的生物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先遣隊的「吸息」說，地球的生物被界、門、綱、目、科、屬、種所命名。而人類，除了分類系統的名字，每個個體都還擁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名字，他們甚至會幫親近的動物取名。這讓年幼時的 ta 曾異想天開地對養育 ta 的人說：「我想知道你的名字。」養育 ta 的「吸息」說：「我就是『吸息』，你也是。我們都是『蹦』的孩子。」ta 並不滿意這個答案，不過，就連先遣隊的吸息們也都沒有自己的名字，這稍稍安慰了 ta。ta 特別著迷於被人類稱為石頭的物體。先遣隊說，在地球上，石頭到處可見，往往靜止不動，盛載著一切。

「吸息」溝通的過程中，聆聽者需要靜止不動，完全地聆聽、完全地接受訊息。這也是為什麼 ta 常常無法理解其他「吸息」的話語。因為「吸息」溝通的過程需要描述第三者時，都是用與對話者之間的關係去形容，所以往往為了描述錨定的對象就花去大半時間。而 ta 就在努力地靜止不動中，注意力完全鎖定在說話者時，開始迷失在說話對象描述的關係網絡。

「纈草、穗甘松、檸檬尤加利、八角茴香、冬青白珠樹、史密斯尤加利、胡椒、薑、丁香花包、可可、藍膠尤加利、咖啡、艾草...」

「願意替萬事萬物命名，人類應該是個和善的物種吧。」ta 聽著先遣隊描述的知識時，總是忍不住這麼想。

然而事與願違，ta 抹掉最後一點眼淚，不知道自己是為了消失的「吸息」們哭，還是人類讓自己這麼失望而哭。暗黑藍色的眼淚在 ta 的表面留下一條痕跡，微微地反射著從 ta 頭頂照射下來，人類飛船探照燈的燈光。養育 ta 的「吸息」們曾對 ta 說，「你是善良的強者，不要選擇軟弱。」所以 ta 在「吸息」號召抵抗人類的集結時，迅速地以情報官的身份加入，畢竟 ta 牢牢記著關於地球與人類的知識。但是截至目前為止，這些知識沒有發生作用，「吸息」沒有任何有效的抵抗。ta 抬起頭望向逐漸逼近的爪形結構，放棄掙扎。ta 不希望因為掙扎，讓火山「蹦」被人類飛船的爪抓傷。ta 漸漸地升高，映入眼中的「吸息」破黑色地景越來越廣闊，更多的暗藍黑色結晶從空中墜落到地面。

就在這俯瞰的視角中，ta 想起一個細節，先遣隊與其說是登陸地球，倒不如說是降落在水面。那個地點，是地球上被稱作海洋的表面。海洋由水構成，覆蓋了地球表面 71% 的面積。ta 沒有見過水，甚至無法從「吸息」上找到類似的物質。先遣隊的成員說，人類的眼淚跟海水嚐起來一樣，都是鹹鹹的。

「是不是有許許多多的石頭，哭出了一片海洋？」

這是 ta 腦中閃過的最後一個念頭，「吸息」下起了有史以來第一場砂雨。